

农村演唱材料

彩 撒 楼 登

刘兰芳 等著

2

登楼撒彩

刘兰芳等著

河南人民出版社

登 楼 撒 彩

刘兰芳 等著

责任编辑 任 骋

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(联)印刷

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 32开 2.5印张 46千字

1981年10月第1版1981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2,000册

统一书号10105·341 定价0.22元

目 录

- 登楼撒彩(评书)……………刘兰芳 播讲
马文瑞 记录整理(1)
- 喜搭鹊桥(相声)……………段大鹏 王启发(13)
- 宋献策测字(单口相声)……………刘宝瑞 口述
殷文硕 整理(27)
- 乾隆三难纪学士(单口相声)……………殷文硕 整理(31)
- 巧娶连科(山东琴书)……………张巧云 聂大桂 口述
学 曲 记录整理(37)

登楼撒彩

(评书)

刘兰芳播讲 马文瑞记录整理

说旧社会呀，男女的婚姻有两个命，一个是听天由命，一个是父母之命。今天哪，咱们讲段听天由命的故事。精忠大帅岳飞有个孙子叫岳甫，是岳云的儿子，巩金定所生，今年二十五岁啦。老贼秦桧抄拿岳家满门的时候，当时岳甫才两岁，被乳母沈氏救走，后来到高山学艺，艺业学成，奉师命下山到前敌认祖归宗。岳甫离开高山，赶奔前敌，正往前走，天色将晚，前边来到一个大镇子，叫黄花镇。哎哟！镇子不小，东西大街，南北铺户，做买做卖，繁华热闹。岳甫信马由缰，进了镇子。走不太远，前边是座大酒楼，楼两边镶着金字对联。这一边：“孟尝君子店”；那一边：“千里客来投”。横批“十锦斋”。还挂着“闻香下马”，“开坛十里香”的匾。里边是整整齐齐的店房，人来人往，有说有笑，好不热闹。他刚从门前过，打里边走出个小伙计来，有二十多岁，头戴着毡帽垫，肩膀上搭一条手巾，蓝粗布做的一身裤褂，腰系着白布围裙，下边家做的青鞋，外露着白布

袜子，来到岳甫马前，伸手就把马的缰绳给牵住了：“吁！客爷，请您留步！”岳甫急忙勒住丝缰：“吁！噢，堂信哥哥，有话吗？”就听堂信一说三笑地溜道：“堂信把话答，客爷听根芽。您老别走啦，再走身体乏。到了咱的店，好象到了家。进店洗脸水，这个算白搭。您老要喝水，香片大叶茶。您老要吃饭，蒸煮油煎炸。您老要喂马，我把细草铡，铡得碎碎的，马吃不咯牙。您老上厕所，手纸一大抔，茅房有板凳，不用您蹲下。”岳甫也乐了，“堂信哥哥，我想到那边看看。”“哎，哎！甬到对过店，那店太邈遑。房子多少年，早晚要趴下。跳蚤满炕蹦，臭虫满墙爬，晚上睡不着觉，一个劲儿瞎挠抓。天明起身走，越想越拉杂，罪也没少受，钱也没少化。来来来，您就在这儿住下吧。”岳甫被让得不好意思了：“好吧，请把我这匹马好好地喂上。”“错不了，里边请！接客——”有人把马牵到后院啦，岳甫找了个僻静房间就住下啦，要点吃的喝的，一看天色已晚，一洗一涮就睡下啦。等他一觉睡醒喽，再一睁眼睛，哎呀！天色大亮。一抬头，还把他吓了一跳，怎么？那个小堂信就在他床前边站着呢！急得直搓大腿：“哼，还不醒哪，什么时候啦？真耽误事，这这……”他一看岳甫把眼睛睁开了，乐啦：“哎呀！我的客爷祖宗啊，你怎么才醒啊？”岳甫不高兴啦，心里话，我多睡一阵儿你们就往外撵哪？你看你昨天让得那么热情，这会儿又往外撵，这叫什么事啊？“堂信哥哥，我今天还不一定走不走呢！”

“嗨，你就是不走也得起来呀。你看看，人都走净啦，就剩下咱们俩啦。要不是等您哪，我早就走啦。”岳甫说：“你

们有什么事儿啊？这么着急。”“怎么？你为什么事来的，你不知道？”“我从这儿路过呀！”“噢！那你可来着啦。我们镇子啊，有百年不遇的大喜事。”“噢，什么喜事呢？”

“本地的县太爷姓黄，有个千金小姐叫黄月荣，直长得沉鱼落雁之容，闭月羞花之貌，真是倾国倾城，绝代佳人，今年二十岁，高门不成，低门不就，到现在还没有婆家。一个月前，县太爷贴出布告，晓喻四乡八寨的老百姓，定于今天傍晚午，黄小姐要登楼撒彩找丈夫。布告上写得明白，贫富不嫌，老少不分，上至八十老叟，下至三岁顽童，不管你是骑马坐轿当官的，还是拿瓢拄棍要饭的，彩球打着谁就跟谁。这不嘛，人哪早早就都来了，你看，今儿都去啦。我也都准备好啦，脸也洗干净了，衣服也换好啦，早上一出门，那个喜鹊冲我‘呱呱呱’叫了三声，我估摸我今儿差不多。你说你不起来，给我耽误了怎么办？”岳甫心里话，世界之大，真是无奇不有啊。还有这么傻的姑娘，挑都挑不出好的来，噢，你登楼撒彩，听天由命？还甭说，有点意思。“好吧，那你快算帐。”岳甫起床，吃点喝点，算完店房帐钱，要走。堂信说：“甭甭，你碰上啦，哪儿能不看看哪！”哎，瞧个热闹。“嗯？离这儿多远？”“不远，出镇子就是。”岳甫说：“那我得骑马呀？”“行。我有毛驴啊，咱俩搭伴走。”堂信上了栅板，关上大门，一锁，两个人搭伴离开了镇子。走出镇子，能有八、九里地，眼前是向阳山坡前。哎呀！这里是人山人海，拥挤不动，往前过不去啦。岳甫在人群后边带住了坐骑，往前一瞧，对面是高搭彩台，芦席罩顶，前边

挂着串串的纱灯。再看台上放着张桌子，桌子旁边有个洗脸盆架，放这么大个铜盆，搭条手巾，有个胰子盒也放在盆架的上边，里边有香胰子。台子的两边各有两名青衣小帽的家人，垂手站立，是侍候本斋主人的。上下有梯子，周围有幌绳拦着，看热闹的不许越过幌绳，两旁还搭有观看撒彩的彩台。再看四周围做买卖的太多啦，那真是做买的、做卖的、推车的、担担的、锯锅的、卖饭的、卖葱的、卖蒜的、耍狗熊卖大力丸的，说书的、唱戏的、相面的、耍猴的、玩把戏卖艺的，是应有尽有。正中间，接彩球的，哎呀！人挨人、人挤人、人蹭人、人抗人是拥挤不堪。岳甫下了马，将缰绳拴到一棵小树上，人群的最后边，是个黄土坡，站在黄土坡上，居高临下，往前一看，尽收眼底。堂信说：“哎，客爷，甬在这儿站着，这儿离彩台那么远，就是八个球儿，也落不到您的头上啊，得往前去。”“呵，我不是为了接球，我是看看。”“哼，那我可不管您啦啊！”“你请吧！”“哎！好。”堂信手分众人，“哎！诸位，借光，借光！……”往前边去啦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就听有人喊：“哎！看热闹的给我一闪，县太爷到！”咣、咣、咣、……七磅铜锣开道，就看人群“哗”往两旁一闪，再看，“吱呀，吱呀，吱呀……”；“唿闪，唿闪，唿闪……”来了两乘轿。前边是青纱罩顶，蓝轿，轿帘撩着，正好打岳甫的脸前过。岳甫一歪头就瞧见啦，轿里边坐着黄知县。头戴双翅乌纱，身穿蓝袍，白面，黑须，面带忠厚；后边是一乘花红小轿，轿帘放着，看不清模样，一定是千金小姐。再往后是一辆大马车，车上坐着老妈、丫环。

赶车的把式也不敢跨车辕啦，跳到地下，手拿着鞭子，轰着牲口：“喔、喔喔、喔喔……”啪！咕辘、咕辘……直奔彩台。县太爷的轿，来到东边观看的彩台，靴子底一点轿地板，轿子落平，侧伏身，踹轿杆，县太爷下了轿，上了彩台，往桌子后边一坐，喝着茶水，等着观看撒彩的结果。花红小轿继续往前挺，这轿刚一到彩台前边，再瞧这看热闹的，嗡！都过去啦。干吗呀？想看看这位千金小姐长得什么模样？往往啊，越往前挤你越看不见，怎么？人都叉住啦。可是你站得远，登得高，往下瞧，看得挺清楚。岳甫啊，心里琢磨，这位千金小姐呀，还不定长得多丑呢。大概呀，跟那歪瓜、烂枣、疤痢梨差不多，不能好看喽！要好看，二十岁没婆家呀！古时候跟现在不一样，定亲都早，讲究青梅竹马，很小就定婚啦，还有的没生下来就定亲啦，叫“指腹为婚”。为什么那么早啊？不早不行啊！男尊女卑，女人不能干什么工作，得指爹妈养活着。如果一家要有五个姑娘，就得把她爹给吃跑喽。怎么办呢？早早地给找个婆家吧，你呀，叫丈夫养着得啦。它跟现在不一样，现在男女平等，同工同酬，女的照样工作，不用男的养活，所以她就不用那么着急，趁年轻先搞事业，婚姻上实行晚婚，这个太好啦。可是，你等姑娘从轿里一出来，岳甫一瞧，哎呀！真是乱草中的灵芝，鸡窝里飞出的凤凰，好！就看这位姑娘是细高条儿，大高个儿，长脖梗儿，肖肩；一头青丝亚赛墨染，一不插花，二不戴朵儿，鬓边插根儿金簪，耳戴儿宝石灯笼穗儿，被阳光一晃，带反光的；身穿藕合色的衣服，是淡青色的披肩，下身人群挡着

看不见；姑娘低垂着面庞，不卑不亢。岳甫看了多半拉脸儿。一看这多半拉脸儿啊，哎呀，比整脸都漂亮，上宽下窄的瓜子脸，弯眉、杏眼、鼻直、口小，真是口似丹珠，牙排似玉，元宝的耳朵，那真是天然的秀丽，自然的端庄。岳甫心里话，这么好个姑娘，办这么蠢的事，看谁家有福气，能够接到这个彩球吧。他也为姑娘担心啦。

书中暗表，姑娘黄月荣，今年二十岁，六岁生身母就不幸故去，有后娘，对她很好。黄知县经常跟夫人说，可别叫人家说有后娘、后爹，咱们家又有钱，又没有多儿多女，对她好着点儿，传出去你也落个贤惠的名声。所以，这继母也惯她，还把她惯坏啦。从小就请两位先生教她念书，什么“三字经”、“百家姓”、“千字文”、“左传”、“春秋”，五经八典都学了。等到了十七、八岁，这文学程度可了不得啦，出口成诗，提笔成章，琴棋书画，无一不通。可是那时候，女子念完书，学了能耐，什么用也没有，它是封建社会，不象现在，你有能耐，可以考大学。黄小姐没事在绣楼里就捧本闲书看，前三皇后五帝，她一看就记得住，说得出，背得来。看来看去，把她给看糊涂啦。心里话，我这么大的文才得找什么样儿的丈夫呢？自恃清高，谁也不如她。等媒人来提亲，说李家的秀才，才高八斗，她一晃脑袋，说不行；赵家的武举人，武艺出众，她又一摇粉梗，哼，也不行！谁也不如她。气得媒人哪，都不来啦。你不是好嘛！那好，干脆你就臭到家得啦。等到二十岁啦，她爹也着急啦，把女儿叫到眼前，说：“丫头，你这么大还不找婆家，叫人笑话我

呀！我给不起你嫁妆怎么着？今年你非给我出门子不可。我给你找，你嫌不合适，你看谁好，你就嫁给谁。”姑娘嘴里没说，心里嘀咕：我大门儿不出，二门儿不迈的，我知道谁好啊？

“哟，你不叫媒人提亲，我更不知道找谁呀。”催了三次，姑娘也着急啦，心想啊，我这么大姑娘，老在娘家也不是个事，得出门子。找什么样儿的呢？哎，有一天哪，偶然找到一个唱本，这个唱本啊，没皮儿，少底儿，缺角儿，短页儿，字也不全啦，不过还能看明白。那上边说的是某丞相的女儿，登楼撒彩找丈夫，打上个花郎乞丐。父亲想赖婚，女儿不干，说我命该如此，我愿意嫁过去。结果这姑娘命好，这要饭花子后来当了状元啦！黄小姐很受启发，干脆，我也登楼撒彩吧。就把这意思给她父亲说啦。黄知县说：“那不行，听天由命，是糊弄老百姓的，咱们能上这个当吗？撒彩球？要打上一个人不合适怎么办呢？”“爹呀，这个你甭管，我认命啦。上至八十老头，下至三岁顽童；骑马坐轿当官的，拎瓢拄棍要饭的；打上谁算谁，我不反悔，这叫嫁稚随稚，嫁叟随叟，嫁根儿扁担我就抱着走。”知县说：“好，好，那咱们就这么得啦。”一个月前，贴出布告，晓喻四乡八寨的老百姓，定于今天傍晚午，登楼撒彩找丈夫。三天前哪，姑娘后悔喽，心里头寻思：说是嫁稚随稚，嫁叟随叟，谁也愿意找个好的对不对？真要找八十老头，我还得用棍儿拉着他；三岁小孩我抱着他，那不是给我自己找罪受吗？越想越后悔。后悔来不及啦，布告早贴出去啦。今天哪，用轿把她愣抬来啦。等到一提罗裙上了彩台，用眼角的余光往下一扫，哎哟，我的妈

吧！怎么这么多人哪？长这么大也没见过。下边是千百人头晃动，这哪个是我丈夫啊？姑娘都傻了。丫环告诉她，得开始啦，小姐在铜盆里洗了洗手，漱了漱口，满口喷香，祷告上苍，小姐心里默默地念：“皇天厚土，过往神灵听真，黄氏女子黄月荣，年方二十岁正，高门不成，低门不就，定于今天登楼撒彩找丈夫。但愿苍天我佛保佑，叫我选上称心如意的夫君，我情愿初一、十五吃花斋。”吃花斋呀？吃净口素也没有用。她这是咒语呀，可古时候人都信这个。咒语念罢，有人把彩盘子递过来啦。这么大的金漆托盘，里边放着排球大小的彩球。彩球是五色的丝线所绣，有八个角儿，每个角儿下面缀着半尺长的穗子，里边是用棉花填的，多少有点分量。往桌上一放，叫阳光一晃，嗨，闪闪发光，怪好看的。这时候姑娘是光敢看不敢拿，心里话，这球儿就是我丈夫啊，给谁算谁呀！可是丑媳妇难免要见婆婆面哪，她伸手把彩球拿起来啦，拿起彩球往上一举，再看下边，哎哟！可热闹喽。“噙”，人都往前边挤。干吗？接球啊，要没有晃绳拦着，大概就上台啦。人往前一挤，姑娘一瞧，哎呀！这个恶心哪。怎么？什么模样都有。有的把衣襟撩起来啦，两手拎着准备接球；还有的四个人合伙，支了个布篷子，占的面积大呀！一个人伸一个犄角，就这么拉着。四个人还商量哪：“我告诉你啊，这球儿要落到篷子里，咱们四个人甬打架，把球儿一捂，咱们到一边金刚锤去，谁赢了给谁。”“行行，就这么办。”厨房的大师傅，把笊篱拿出来啦，准备要捞球儿。古时候笊篱大呀，挺大个勺，这么老长的把儿，他双手拿着，准备捞。小姐寻思

开啦：这哪儿是看我的文才如何？相貌怎样啊？这就是看我爹是个知县，有俩钱儿，都来这儿碰来了。天哪！今天这个当我算上啦。可是我也不能找个有脑袋的就是人，挖到筐里就是菜呀。我也不缺鼻子不少眼睛的，不让我看没办法啦，让我看，我得好好挑挑。对，看谁合适。她把球儿一举，没往下扔，用眼睛往下扫，咄！就在晃绳的第一排，站着个文生公子。小姐一瞧，这个人长得可太好啦。那真是美如潘安，又如宋玉，够上个风流才子。细高挑儿，大高个儿；乍臂膀，马蜂腰；头戴粉红缎文生公子巾，双垂灯笼穗儿；迎面镶块无暇美玉；身穿粉缎箭绣花袍，上绣富贵芙蓉图；白护领，白水袖，那领子洁白如玉，干净；手拿一把撒金的小扇，玉石的扇坠，挺讲究。大概是因为周围的人挤的，汗腥味儿，尘土味儿呛得慌，他把小扇打开啦，把鼻子嘴儿这么一挡，用眼角儿往台上瞟着。姑娘一看这脑盖儿，太阳穴，长得白白净净的；两道剑眉，斜入鬓角；一对秀目，皂白分明；双眼皮儿，大眼睛，还是个长眼睫毛儿。黄小姐一想，哼，真是天赐我也，我把球儿要给了他呀，就算选上称心如意的丈夫啦。行，我把球儿给他。可有一样，周围站的人那么多，我把球儿一扔，别人手快要抢了去怎么办哪？我得先给他个信儿，姑娘把球举着，冲他一晃，哎，那意思我给你啦，你接着点。然后一抖手，噌，球就出去啦，这个文生公子挺文明，在这儿挡着鼻子脸儿，往上瞟着呢，一看，哟，球儿给我啦。唰，小扇一合，往袄领子上一插，伸手来接球。他扇子一拿手一抬，姑娘再一瞧啊，哎哟，我的妈呀！是个豁唇儿。怪不得用扇

子把鼻子嘴挡上呢，敢情不是挡尘土，挡豁唇呢。姑娘气得小姆哥儿一带穗子，“啪”，彩球啊又回来啦。下边那个文生公子一瞧，这球儿冲他白晃了一下子，赶紧把扇子又抽出来，把嘴又挡上啦。这顶什么用啊？人家都看明白啦。姑娘气得官鞋乱跺，粉面颜色改更，天哪！这不是骗我吗？有豁唇儿不算病，谁敢保证谁的下半辈子不落残疾？甭说是嘴上有病，你就是缺只眼睛、掉条腿、少只胳膊也没什么，我的下半辈子就能完完全全的吗？可是彩球得打到你身上。彩球打到你身上啦，因为你是豁唇儿我不跟你，那说明我不守信用，没有人性。可是你把残疾挡着，我把球儿送给你啦，我不得后一辈子悔吗？你不是也有点缺德吗？看来呀，人不能光以貌相的，今天这个亏我算吃定啦，挑也挑不出来好的。豁出去啦，干脆，听天由命，爱给谁给谁吧。刚才她瞪俩眼往下挑，这回把眼睛一闭，一抖手，“唰”，她不管啦。哎，站在台下正中间，有一个人，四十五、六岁，体格挺好，没老婆，是个卖煎饼的。挺凑巧，一伸手，“唰”！就把球儿接住啦。“哎，这球儿是俺的啦！”乐坏啦，旁边有一个小个儿不乐意啦，“你的？我怎么办哪？你给我松开手吧。”照他胳膊肘那麻筋儿“叭”的一弹，那彩球儿“柔儿”又飞那边去啦；那边站着个人一伸手，“叭”，把穗子抓住啦。刚一抓住，旁边那个照他手背一打，这球儿“柔儿”又飞那边去啦。再看这球儿，“柔儿”、“柔儿”在空中乱转。人群也就随着球儿“唔”、“唔”来回乱动。最后，有人明白啦，这球谁也得不着。上千人抢一个球，那还不撕碎喽，我

今天算白来啦。我白来呀，你们谁也甭得着，也免得把人踩到底下，出了人命，我办点好事吧，我把球打在后边老山老峪里，你们谁也得不着，搅黄喽得啦。球打迎面一过来，这位往上一蹦，一招手“叭”，这球得楞楞楞，“柔儿”，奔后边去啦。那位刚一伸手要抓，又过来一只手，“叭”，这球儿“柔儿”还往后边去，您可记着，最后边站的可是岳甫。岳甫手扶肋下的防身宝剑，正那儿看哪，这个乐呀：“哎，有意思，比看戏都热闹”。“梆”，这球儿就落到岳甫这儿啦。“哎，这球儿我不要，我不要。”“叫那小子拿去啦，抢去。”噱，人都拥过来啦，想从岳甫手里把球抢走，可来不及啦。怎么哪？一个是他在人群的最后边，站得远；另外，还有一个原因，县太爷今天派出一百多个人，干吗呀？就为给女儿办这个事呢！人家黄知县，一县的父母官，不是光白吃饭的，肚子里有点韬略，能把女儿就给了一个老头吗？不能。专门雇了一百多号人，每人一两银子，说得明白：“你们今天给我掺杂在人群当中，看着这个球落在什么人手里，要是落在和你家小姐年貌不相当的人手里，你们甭管，这球谁爱抢谁抢，如果这球儿落在这个人手里，你们看和你家小姐非常合适，就甭让这球儿动啦。我哪，因为坐得高，往下瞧着，我再相看一番，我一看这人挺好，我就咳嗽几声，朝你们点点头，摆摆手，这就算成啦。”这一百人哪，点头答应，掺杂在人群当中。刚才抢的时候，全都看热闹，好，抢！人脑袋抢出狗脑袋才好哪！抢！一抬头瞧见岳甫啦，一看眼前这小伙子，身高九尺，细腰乍背；双肩抱拢，头戴鹦哥绿

的扎巾；鬓边戴碗口大素绒球英雄胆，上碰额角，下碰肩头，突突乱颤；身穿鹦哥绿的上衣，腰扎丝鸾带；下穿骑马兜裆滚裤，薄底儿的靴子；往脸上看，面如淡金，重眉、朗目，鼻直、口方，腮下微微的胡子楂；真是堂堂议表，与众不同。噢！这个行啊，快围上，哇，就把他围在当中啦，围上以后一扭头，“喇”！那个齐刷劲儿就甭提啦。一百多人往东边的彩台上看，“怎么样？怎么样？”县太爷手捋须髯往下观瞧，噢！哼！不错。是连连咳嗽，一个劲儿点头。心说行啦，好老爷子，这球儿可就是您的啦，正是：

有心得彩彩未中，

无心得彩，反得俏佳人！

喜搭鹊桥

(相声)

段大鹏 王启发

乙 相声是一门语言艺术。

甲 (唱) 樵楼上打四梆……

乙 这位唱上了。

甲 霜露寒又凉。为他的婚姻事(指乙)……

乙 我?

甲 我骑车跑得忙……

乙 改词啦!

甲 抬头把他望, 你看他……你看他长得有多漂亮。

乙 我是长得不错嘛!

甲 恨声“四人帮”! 耽误他好时光。找不着女朋友, 半夜瞎逛当。他的事我不帮忙谁来帮忙哪呀……

乙 行啦, 你这唱的什么呀?

甲 我唱的是常香玉同志的拿手好戏——豫剧《红娘》选段, 现在是把它填上了新词。唱唱我们对未婚青年的一片心情。